

明傳奇夢運用之研究

陳貞吟撰

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葉慶炳先生

明傳奇夢運用之研究

研究生：陳貞吟 撰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五月

目
錄

前言

[illegible]

第三章	明傳奇中夢的象徵意義	一七一
第四章	明傳奇中夢的解析	一八一
第五章	餘論	一九五
參考書目		

前言

一如唐詩、宋詞、元曲，傳奇是明代的代表文學。歷來對明傳奇的研究，大抵偏於曲文方面。無可否認的，曲文是中國戲劇的主要部分，有其悠久的傳統。但，明傳奇既以戲劇的形貌出現，則角色分配、劇情結構、表現技巧等研究工作，自亦不可偏廢。筆者選擇「明傳奇夢運用之研究」為碩士論文題目，其故在此。

筆者嘗試從不同的角度探討明傳奇中的夢，一則以戲劇理論的原理及觀點，分析夢運用的類型及其舞台演出的效果；一則藉近代發展的心理學解析方式，以瞭解夢的本質及種族內心底層的認識和觀念。期此種今古之間的溝通、發微，結合夢的內、外在的研究，可使傳統留下的寶藏更具價值。記得艾特略於其論「傳統與個人的才能」一文中，曾如此說：「傳統含有歷史意識……歷史意識包含一種認識，即過去不僅具有過去性，同時具有現代性」，以近代的方法及理論作為

基礎，或許可以發掘出傳統的「現代性」，固所願也。

本論文以明毛晉編的汲古閣六十種曲爲取材的範圍，其中除北西廂南演劇本及還魂記碩園改本外，幾乎已包羅了明南劇的精華；以此來歸類、分析明傳奇中夢的運用，應足以見其一般。

第一章 明傳奇中運用夢的分類

第一節 與情節有關的夢

情節是劇作組成的一大要素。依漢米爾頓對戲劇的定義言：「戲劇是安排由演員在舞台上當衆表演的一個故事。」（註1）「故事」則是由一連串的「情節」結合而構成；可見情節在戲劇中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夢運用於情節中，或具主動的，直接、間接影響劇情的作用；或僅僅是與情節暗合而已。因中國戲劇情節發展的時空處理法，是屬延展的形式（註2）；故事自開始至結束，時間的幅度沒有限制，很少，甚至根本沒有經過壓縮。情節延展的過程中，容易吸收偶然的因素而旁生枝節，明傳奇「頭緒繁多」即由於此。既然容易在情節進行中增添即興的旁枝，於劇作結構上就不得不有一些銜接、補償的安排。

夢運用於情節推展中，便常作爲此種搭橋工作者；和劇情有關的夢，亦是明傳奇夢運用中最最多的一類。六十種曲除掉翻本的北西廂及改本的碩園刪定本還魂記外，其餘五十八本傳奇中，筆者擷取得六十個夢的運用；其中此類和情節有關的夢，就占了三十四個之多，比例高達二分之一強，可見這是明傳奇作者最習用的運用夢的方式。就其內容，可大別爲神道顯驗及顯示預兆兩類。兩者誠難一而二劃分，神道顯驗者亦常具有預示劇情的功能，但通常是藉神力來改變或扭轉情節，神能於戲中占相當重要地位，和顯預兆夢中的神，作用上有輕重之別，故分爲兩類。

一、神道顯驗

神道顯驗的夢，每是在劇情發展遇到阻礙，於現實界無法合理突破時，作者往往利用夢境來引渡神力，藉以扭轉或指引情節的開展。受阻的劇情大都是戲中的主角或善人遭遇困厄，而安排由雲端伸手佛手來救助他（她），這一則符合了傳統精神的得道天助、善惡不爽的觀念；一則作爲情節推展的橋樑。神的世界爲幻想的、超現實的世界

，人類現世的常理無法約束祂。藉此非現實的國度，劇作家得以馳騁其想像能力，化腐朽爲神奇，使不可能的事情轉變爲可能。這類夢的運用於劇情推展中，較重要而成功者，常是扮演補償和銜接的作用，這固是由於頭緒繁多的延展情節所必需。於此，夢的安排，是劇作家意識活動下的產物；當然，創作本非純理性運作可得，必含有作者感性把握的真實爲基礎。所以，我們往往於劇作中神的世界，發現了人類本身的秩序，且更形完美，爲意念昇華的結晶。

神道顯驗的夢，計有十一本傳奇中的十五個夢。並可區分爲(1)以神鬼之力轉變劇情發展者，(2)顯示神能並兼爲劇情鋪路者。前者較後者於劇作結構上，更具重要性，有絕對性的地位。以下分論之。

(1) 以神鬼之力轉變劇情發展者

琵琶記第二十七齣「感格墳成」

荆釵記第二十五齣「發水」

尋親記第十五齣「託夢」

焚香記第二十六齣「陳情」

焚香記第三十齣「回生」

玉玦記第二十五齣「夢神」

義俠記第十七齣「悼亡」

飛丸記第二十五齣「誓盟牛女」

飛丸記第十二齣「憐儒脫難」

以上九個夢屬以神鬼之力來扭轉、改變或指引情節者，是明傳奇中運用夢較重要的一類。期於一一討論後，得見其戲劇手法及功能。

a、琵琶記「感格填成」

琵琶記在中國戲劇史上是和西廂記南北並稱的大劇作，歷來學者對它的研究，可謂車載斗量，大體上偏於考證。例如本事中的蔡邕一人，便衆說紛紜；有以爲是爲蔡邕雪恥者，有以爲託伯喈而諷蔡生者，斥鄧敞者，甚至有說刺五四、蔡卡、蔡二郎、蔡中郎等說（註3）。對此，筆者所抱持的態度是笠翁劇論的：「凡閱傳奇而必考其事從何來，其人居何地者，皆說夢之癡人，可以不答也。」（註4）

琵琶記以南宋流行的趙貞女蔡二郎戲文爲藍本。而改蔡邕棄親背

婦，招暴雷慘死的結局，爲全忠全孝，夫妻團圓的吉慶終場。這種表揚仁義忠孝的大團圓情節，後來成爲明傳奇的窠臼。故任中敏曲海揚波引浴血生語曰：「因小說以規人過，是上上乘也。按昔已有用之者，如琵琶記是也。」（註5）在開場一段水調歌頭，作者本人即已明言此種教化的目的，言「秋燈明翠幕，夜案覽芸編。今來古往，其間故事幾多般。少甚才子佳人，也有神仙幽怪、瑣碎不堪觀。正是不關風月體，縱好也徒然。論傳奇，樂人易，動人難。知音君子，這般另作眼兒看。休論插科打諢，也不尋宮數調，只看子孝共妻賢。正是驕方獨步，萬馬敢爭先。」可見作者寫劇時所懷嚴肅的態度。由劇中曲詞、結構，均可見高明匠心獨運的偉業，他是早期有意識地利用戲劇來作爲宣傳工具的作者之一。趙五娘與蔡伯喈故事，流傳頗廣，此不贅述其內容；但夢是情節的一部分，在了解夢運用之前，吾人不得不交待其劇情。茲舉第一齣「副末開場」的沁園春一曲梗概之：

〔沁園春〕趙女姿容，蔡邕文業，兩月夫妻。奈朝廷黃榜，遍招賢士。高堂嚴命，強赴春闈。一舉鰲頭，再婚牛氏，利縮名

牽竟不歸。饑荒歲，雙親俱喪，此際實堪悲。堪悲，趙女支持，翦下香雲送舅姑。把麻裙包土，築成墳墓。琵琶寫怨，逕往京畿。孝矣伯喈，賢哉牛氏，書館相逢最慘懷。重廬墓，一夫二婦，旌表門閭。

衡以古代的倫理觀，五娘的行徑是理想的女子典型。作者付與她最悲苦的情境，以烘托她孝親的感人，這在戲劇上是具有良好效果的安排。琵琶記的哀感動人，在於作者對悲苦情境充分的掌握。從第五齣生旦「南浦囑別」以後，身不由己的悲哀便在情節中逐層加深。伯喈贅在相府，懾於牛太師的威勢，暗自愁悶；而五娘更是倍受折磨，一介女子獨力支撐家庭生計。又遇荒年，她暗自隱忍吃糟糠；公婆病亡，她祝髮買葬，致倒於長街。作者竭力把五娘推入極苦楚的境地，以換得最大的戲劇效果。「感格墳成」一齣描寫五娘以麻裙包土爲公婆造墳事，負荷這種人力所難達成的情境，愈增加五娘孝行的感人。此時的五娘是：

〔五更轉〕我只憑十爪，如何能穀墳土高。苦！只見鮮血淋漓

濕衣襖。天那！我形衰力倦，死也只這遭。休休！骨頭葬處，任他血流好。此喚做骨肉之親，也教人稱道。教人稱道，趙五娘真行孝。苦！心窮力盡形枯槁。只有這鮮血，到如今也出盡了。這墳成後，只怕我的身難保。呀！我的氣力都用乏了，不免就此歇息睡覺呵！

〔卜算子先〕墳土未曾高，筋力還先倦。

一個弱女子，荒郊山上，搬泥運土以築墳，這一幕演來，豈不賺人淚水！悲苦的情境，加深五娘感人的孝行；獨自個人如何可仰仗麻裙包土而把墳造好？！這是作者造境的匠心，並在五娘筋疲力竭，歇息睡覺時，安排了山神奉玉帝旨，遣撥陰兵助她完成造墳工作，並囑付夢中的五娘：

〔好姐姐〕五娘聽吾道語，吾特奉玉皇勅旨，憐伊孝心，故遣陰兵來助你。〔合〕墳成矣！葬了二親尋夫婿，改換衣裝往帝畿。

這個夢一則顯孝感天地，神人共助；更重要的，它指出了「往帝畿」

的尋夫殯途徑。使五娘得知伯喈在何方，而改換衣裝，扮作道姑，將琵琶做行頭，沿街彈行孝曲兒，抄化往長安去尋夫。在這之前，五娘一家人只知伯喈往京城赴試，却不知他這幾年飄落何方。藉著夢中神語，使劇情有了另一個開展，結束五娘盡孝的一段悲苦，轉為尋夫的勞頓。公婆死後的五娘是孤單的；公婆未死之前的五娘必須代夫盡孝，也不能離家尋夫。所以，這個夢的轉折劇情，是安排在一个極恰當的時候。

伯喈離家赴舉時，曾把家人託付給鄉翁張廣才。劇中，他是個忠謹之人，不斷的給五娘一家接濟及照顧。但，劇作家先是安排五娘受苦，然後張公乃出現，而不讓張公主動把五娘的需要先提供出來。如第十七齣「義倉賑濟」演荒年官司放糧濟貧，五娘好不容易請得些糧米，半路却遭里正奪去；蔡父因難活計，欲投井。在這當兒，張公正挑穀來到蔡家，為他們暫解危困。二十五齣「祝髮買葬」，五娘於公死後，剪了頭髮，向長街上賣，以為送終之用。因沒人買，不堪飢餓而倒在街上，此時張公又及時來到，解決了她的困難。此齣的「感

格墳成」亦是在山神助五娘完墓，五娘醒來後，張公帶著小二正要來濟她。若此安排，可有三種戲劇上的效果：

①增加五娘勞頓的情境，使其孝行被強烈烘托出來，得到最大同情，主題得獲顯現。

②張公事後的趕到，為完成張公人格動作的統一所必須交待的。亦顯示「德不孤」的道德觀。

③不以張公代築墓，主要欲藉夢來指引五娘往京尋夫的劇情展向。此夢，不但顯示天道不爽，更具情節發展的橋樑地位。

「感格墳成」的夢，以非現實的神界力量來轉折人力不迫的情勢，使受阻礙的劇情順得發展。

b、荆釵記「發水」

王十朋與錢玉蓮故事，在南戲中，就已不止一本（註6），為流行甚廣的戲曲。舉「家門」中沁園春一段梗概劇情。

「沁園春」才子王生，佳人錢氏，賢孝溫良。以荆釵為聘，配為夫婦。春闈催試，拆散鸞鳳。獨步蟾宮，高攀仙桂，一舉鰲

頭姓字香。因參相，不從招贅，改調潮陽。修書遠報萱堂，中道奸謀變禍殃。岳母生嗔，逼凌改嫁。山妻守節，潛地去投江。幸神道匡扶撈救，同赴瓜期往異鄉。吉安會，義夫節婦，千古永傳揚。

本劇以才子佳人的故事，來表揚夫義妻節的精神。劇中，玉蓮由父親作主，許配窮才子王十朋爲妻。錢母嫌貧愛富，欲許玉蓮於富家子弟孫汝權，玉蓮以先許王家而不從。十朋赴科時，把母妻二人託在岳家。他一舉中狀元，因拒丞相入贅之意，被由江西饒州僉判改調廣東潮陽僉判。十朋修書與母妻知，不料此家書却被孫汝權使了手脚，改家書爲休書。偏偏錢父尋問究竟時，又碰上自京落第歸來的孫汝權，就把這項入贅相府而休妻的假事誤以爲真。錢母趁此機，逼玉蓮再嫁孫家；玉蓮爲守節而擬投江自殺。這是二十五齣「發水」之前的情節。介在二十四齣「大逼」和二十六齣「投江」之間的「發水」，插入了一個由溫州太守升調福建安撫的角色——錢安撫，正泊水江邊。他的出現及所作的夢，都是爲即將投江的玉蓮而預先安排。就劇情發

展言，這一齣來得頗爲突然；但對與前面情節毫無關係的錢安撫來說，要讓他介入玉蓮的世界，祇好訴之不能以常理衡量的夢境及神界，使劇情合理化。他帶來了怎樣的夢以銜接劇情呢？他對稍公說：

〔外〕你且聽我說，夜來寢睡之間。忽有神人囑付言語，說有節婦投江，使吾撈救。又道此婦人與吾有義女之分，汝等駕幾隻小船，沿江巡哨。不拘男婦，撈救得時，重重賞你。

玉蓮於再嫁與死路之間，她選擇了死亡，這是作者欲以最惡劣的環境來顯示節婦的高操。但女主角一死就沒戲可唱；必然的，需要有救星的出現。衡諸二十五齣之前的劇中人物，却没有足以擔任這個職務者，作者只好另外插入一個具有社會地位的錢安撫，也使往後的劇情呈現新的轉折。錢安撫爲救玉蓮而插入，溝通他和玉蓮之間的媒介，就是揆諸常理之外的夢。也可以說，爲劇情而製造的，不只是錢安撫這個角色，更重要的是他所帶來的轉折劇情的夢，補救了在現實上受阻的劇情。由此看，這個口述的夢，在結構劇情上具有決定性搭橋的作用。

這是部藉著富豪欺貧的故事來表張節婦的貞烈及偉大。舉第一齣「開宗」滿庭芳一曲梗概情節。

〔滿庭芳〕〔末上〕文墨周生，糟糠郭氏，家道蕭然。因官差役，無錢使用，遣妻張郎告債。張郎見色，將實契虛填。信僕奸謀，殺人性命，屈把周生陷極邊。單身婦，因財被逼，此際實堪悲。節婦貞堅，遺腹孩兒要保全。剛刀立志，毀傷花面。詩書教子，喜中青錢。棄官尋父，旅館相逢話昔年。歸來日，冤仇已報，夫妻子母再團圓。

周羽和郭氏這一對貧窮夫妻的不幸，是因著爲買差代役，向廣放生錢爲富不仁的張敏員外貸款而來。張敏見郭氏姿容而萌私慾，又郭氏疏忽未於空契填上所借的四錠數字，張敏乃私填爲四十錠數字，欲以債錢使郭氏權做當頭；被夫婦二人斥出。張敏因使一計，令宋清殺了爲周羽代役的黃德，移屍於周家門前，以此誣其爲討回役錢而殺人。周羽因被問罪，下在封丘縣牢中。賴郭氏於新任太爺前力申冤情，

得饒了死罪，改配往廣南離州爲民。張敏欲置周羽於死地，以得到郭氏，乃賄賂了押解差張文，唆於途中打死周羽。這是十五齣「託夢」之前的情節背景。

張文押解周羽，一路上人烟湊集，難以下手。行至鄂州境內供奉金山大王的古廟中，這裡人跡罕至，張文便打算在廟中打死周羽。趁周羽睡去，他拿了棍子，要打周羽腦部，被鬼判扯住；改打脇肋，又被鬼判扯住；張文心奇何以今日棍子如有千斤之重。心想或許周羽不該死於這個時辰，擬先睡一覺再行事。此時，金山大王令鬼判使二人睡魔了，反把周羽身上的繩子細綁了張文。並於二人夢中顯靈，告以：

〔小生〕張文，張文，你受了張敏員外財物，途中打死了周羽，回去又找十兩銀子。你却得利肥家，害人性命，聽吾分付。

〔玉胞肚〕堪憐周羽，是河南平郡附儒。論殺人果非其罪，是張敏使宋清殺的，休教打死在邊隅。這段冤讎必報取。

〔前腔〕周羽聽取。且寬心不須痛悲，他年後定享榮貴，終有

日光耀門閭。汝妻必產貴孩兒，這段冤讎必報取。

張文醒來，見身上纏著繩子，又思張敏給錢乃封丘縣內之事，而鄂州界上的神明亦知；正是一人間私語，天聞若雷，懼怕報應不爽，便決定放了周羽。這個夢的作用有二：

- ①當下解救生角的性命，轉折受阻的劇情。依情節發展，當時一切外在的情勢都是對周羽不利。若無此夢，張文勢必殺死周羽。
- ②埋伏後來指引尋親的劇情。張文由夢中已預知周羽的遺腹子必貴；所以第二十九齣「報捷」中，他買下周瑞隆（羽之子）高中的登科錄，往周家報喜，並揭開周羽未死之實，指引瑞隆往鄂州尋親。

此夢兼具有轉折、預兆和指引情節的功能，地位是重要的。若無此夢，尋親記的情節將不得發展。

至此，由琵琶記「感格墳成」、荆釵記「發水」及本齣的「託夢」，我們已可以看出一種戲劇的慣用手法：作者總在現實世界把主角推入沉沉苦難中，為惡勢力所逼迫；然後藉夢中超現實的神力，來幫助受害者轉換命運。這無非是運用人類同情弱者及迷信鬼神的心理，

來釀造戲劇氣氛及劇作的起伏、轉折。

d、焚香記「陳情」到「回生」

焚香記描寫王魁與敫桂英故事。且先看末角開場的滿庭芳：

〔滿庭芳〕濟寧王魁，椿萱早喪，弱冠未結姻親。赴禮闈不第，羞澀寓萊城。偶配桂英敫氏，新婚後神廟深盟。試神京，鰲頭獨占，金壘起奸心。為奪婚不遂，將家書套寫，致桂英自縊亡身。幸神明折證，再得還魂。王魁徐州破賊，聞家難兩下虛驚。种諤統兵，萊陽解寇，重會續前盟。

王魁於科場不第時，由命相先生撮合，與本出自名門，因父母雙亡而賣身津送，落在鳴珂巷謝家的敫桂英婚配。謝媽於二人婚後發現王魁貧窮，便每逼桂英改嫁萊陽當地的第一財主金壘。王魁為前程著想，決定赴科舉；臨走前，夫婦二人往海神廟立盟誓，以示此情不渝。王魁科場高中，韓琦丞相欲招之為婿，魁以家有糟糠妻辭婚。王魁除任徐州，修家書付與賣登科錄者送往謝家。不意家書被金壘偷改成休書，這一齣改換家書的手法，和荆釵記中孫汝權換十朋給玉蓮的書

信是類似的；戲劇搬演中，吾人時常可以看到一些似曾相識的面貌。桂英誤以王魁負心，休糟糠另娶韓丞相之女，滿腔幽恨而往赴昔日共盟的海神廟訴情。這是劇情至二十六齣「陳情」的概況。

由「陳情」、「明冤」、「折證」、「辨非」到三十齣的「回生」；這連續五齣的情節，幾乎就是一個大規模夢境世界的展現，也是焚香記最精彩的部分。劇情由陽界轉至陰界，再回至陽界，故事曲折、動人而富神幻飄渺的色彩。「陳情」一齣，桂英因王魁負心而哭訴海神廟，請求明證。訴與海神爺，海神不應；訴與判官爺，亦不應；訴與小鬼，亦復不應。這段旦角的苦戲，演來必定相當叫座。在幾番哭泣之下，她神思困倦，睡在海神爺殿前。睡夢中，海神令鬼判攝其魂，告以：

你與王魁前世有善惡相關，爭奈陰陽間隔，難以處分。直待你陽壽終時，到我殿下，纔與你明白折證。小鬼，把那婦人扶出殿門，收拾威嚴。

醒來後的桂英，發現自己在殿門外的東廊下，這證明了神的存在。她

想起夢中神言，要待陽壽終始得明證。對古代女子來說，婚姻就是她生命的全部，既然王魁已負心，生命對桂英已失去意義。現世界既無法爲桂英討回公平，而超現實的神界又得待她陽壽終後，方與折證；於是，桂英選擇羅帕自縊的路子。畢竟，生命不再爲她所留戀，她所急切希望的是找負心的王魁明證一番，要王魁對自己所曾許下的諾言負起責任。亦可以說，海神王這一夢，促成劇情轉向，因著海神答應「直待妳陽壽終時，到我殿下，纔與妳明白折證」的話，使桂英走往死亡之途。這個夢，爲劇情轉向的關鍵。

二十七齣「明冤」演桂英陰魂向海神王訴告王魁負心，海神王因令差鬼兵與桂英去攝收王魁陽魂來折證。這一齣中並無明言做夢，此時桂英雖自縊而心口還熱，出現舞台上的她的魂魄。廣義來說，在桂英回魂之前的陰間諸事，是屬她魂夢之遊，爲非現實的情境，可視爲夢境的展現。

二十八齣「折證」，桂英與鬼兵來拏王魁之魂，此時王魁的感覺是「如病裡、似夢間」，「鬧攘攘虛聲過耳邊」，「眼生花慘霧愁霾

，亂庭除沙暗風掀」，「無形有影空中見，瞻前忽後魂飄散」，「滿目間非人非獸」，這是個似夢非夢的情境，充滿戲劇性的氣氛。後來，王魁的魂魄被桂英帶走，留下的是暈倒在書院中的軀體。

二十九齣「辨非」，夫婦二人在海神王面前爭論，一個否認休妻重婚，一個則數說負心把休書寄；於是海神王令判官查善惡文簿，得知是金壘設計套換書信而引起這樁風波。海神王因斷金壘陽壽滅除二紀，二世鰥居，其報應待陽司處決，並遣差鬼兵送王魁與桂英還魂。由這個夢境的過程，得知了：

①套換書信是金壘所爲，這使得後來作惡者難逃法網。若不是夢中查明，這一場計謀緣何得知？！人力不迨時，以神力來解決。以示天理昭彰，善惡難匿。

②金壘要遭陽報。這應了後日种譚捉拿金壘，杖打一百，下於獄而死。

就金壘暗謀換信之事的被知，是這一段陰判的「結果」；它亦是後來陽司得以處決金壘的指引線索。

桂英自二十六齣「陳情」中被謝公夫婦以心口還熱，移於海神廟殿後祈救，思及算命者曾說過桂英有兩晝夜黃泉之厄，並有起死回生之兆。三十齣「回生」即演桂英已死兩日；謝公言夜有一夢，見海神爺告以已放桂英還魂，但因其咽喉氣絕，無由接引，要他們拜求近日常遊殿間的青牛祖師救取。此夢使謝公夫婦得知往求青牛祖師，桂英乃得還生。由「咽喉氣絕」的設想，可見作者構思細微處，桂英爲自縊而亡，故有此說法。這個夢與二十六齣「陳情」中海神爺給桂英的夢，是貫穿陰陽兩界轉折的夢；緣由此二夢把劇情由陽界帶到陰界，再從陰界歸回陽界，這種大轉折都是在神力控制之下，富有濃厚的戲劇色彩和效果。於劇情發展上，它找到了作惡的金壘，使善惡昭彰，這是戲劇結束之前必須完成的過程。人力不迨，神力補之，亦顯示報應不爽的信念。不論在劇情或氣氛上，這接連五齣的戲是足爲稱道的，也是焚香記中的高潮。

e、玉玦記「夢神」

玉玦記爲描寫下第秀才被妓女所惑，一時沉迷，終能幡然悔悟，

功成名就而與糟糠妻相逢的戲。明傳奇中有許多秀才與妓女愛戀的故事，其中妓女常是出污泥而不染的貞烈女。此戲的妓女李娟奴則是道地烟花行徑。且先看第一齣「標題」的劇情梗概：

〔滿江紅〕鉅野王生，閨閣裔，腹胞琳球。長安下第羞歸去，向狹邪游。薄倖娼樓懲虎穴，多情才子敝貂裘。遇呂公館穀向芸窗，還自修。降虜將，成畔謀。統胡騎，陷神州。把令妻秦氏，繫作俘囚。婦守三從甘毀面，夫終一舉占鰲頭。拜也封重會癸靈廟，作話頭。

王商爲赴科舉，與妻秦氏分別。因科場不第，羞歸故里，暫遊京中而遇妓女李娟奴。從此流連平康，並與娟奴設誓於癸靈廟中。囊篋蕭然時，鴿母與娟奴共使金蟬脫殼之計，使王商兩頭尋不著人。這一段擺脫王商的手法，使我們想起李娃傳中，李娃和鄭生之分離亦是這種騙局，所不同的是玉玦記的娟奴是和李媽共謀，而李娃則是在不知的情形下爲鴿母操縱。戲劇上之所以常見到許多類似情形的運用，因頗具效果的演出往往會被輾轉模仿使用，換湯而不換藥，至於誰先誰

後，則涉及考證作者時代，此不論之。王商本以爲娟奴有情，至此始覺悟前非，蒙癸靈廟的呂公收留於家中，重溫經史，終於一舉狀元及第。王商的妻子秦氏，在叛逆張安國擾亂山東時被俘，因不從張安國而截髮破面、毀壞形容以全操守。藉毀容以全操守的辦法，亦是明傳奇中貞烈女常用的守節手法之一。以上是二十五齣「夢神」之前，與之有關的重要情節。

「夢神」是以秦氏爲主的一齣戲。秦氏與婢女春英被囚於張安國監中，賴截髮毀容，並以寶劍自衛而免遭污辱。她本是忍死以待，指望夫妻重見之日，但三年來的拘囚，使她漸對團圓絕望。此時張安國隨兀朮征戰，秦氏恐逆賊回來時又逼迫她，內心既已絕望，於是便決定以裙帶自絞來擺脫無情的命運。這是節婦的行徑；作者以自殺來強化秦氏的人格，然後補以神力救其生命。

〔做絞科倒地介，外〕神理昭昭疾，天明聽視長。爲非有鬼責，作善降百祥。吾乃癸靈廟神是也，廟在錢塘江上。王商狀元，妻子秦氏慶娘。被擄守節，自絞而死。此人後當兩國封恩，

不久夫妻重會，不免救他還魂則個。鯨波使者何在。

〔淨上舞介，外〕既忙與我掣斷衣帶，救取烈婦返魂。

〔淨救介，外〕秦慶娘，擡起頭來，聽吾分付：叛賊將誅滅，夫君已顯榮，團圓逢玉璣，咫尺在神京。大抵乾坤都一照，免教人在暗中行。〔並下〕

於此，神固有顯靈及預示劇情的作用，但最主要的功能是救取秦慶娘的生命。救取垂亡的慶娘，不無可由婢女春英來擔任；但作者選擇了神力，以神來救助，更崇高了慶娘的精神面。藉著神力扭轉了慶娘死亡的劇情，是這個夢的主要功能。

f、義俠記「悼亡」

義俠記是取水滸傳中武松事蹟敷演而來。武松慕鄆城宋江爲人，欲投奔之，途次滄州柴進處。一日，武松告別柴進，擬先訪住在陽穀縣的大哥武大郎，再至宋江處。路過景陽岡，殺死了違害地方安寧的老虎，被縣尹留做都頭。武大的妻子潘金蓮素嫌丈夫矮醜，在王婆的撮合下，和豪商西門慶有勾搭，武大聞而前往捉姦時，却反被西門慶

踢倒。王婆乃唆金蓮於藥中下毒，致武大一命斷陰。這是十七齣「悼亡」之前的主要劇情。

武松自東京辦完公事回來，見堂上供著哥哥的靈位，對此突然的轉變，感到驚愕、悲傷，也滿腹狐疑。他準備了羹飯祭拜武大，說道：

〔山羊坡〕想我去匆匆程途忙奔，見你哭哀哀別離未忍。誰想生擦擦連枝鋸開，哀歷歷雙雁驚分陣。我那哥哥，你是軟弱人，只恐啣冤死未伸。若還果有終天恨，便在夢裡鳴冤，我去報仇雪忿。

這段話已明示出武松對大郎的死，感到懷疑。雖覺懷疑，但對於嫂嫂，除非有相當證據，他是不能妄言的。這一夜，他在靈前睡覺；夢中，武大的鬼魂哭道：「兄弟，我死得好苦！」就是這句夢中言語，使武松確信「這一死決不明白」，轉而追查武大死因。終查出潘金蓮及西門慶偷情而害死武大事。於是他安排了一宴，請左右鄉親來；在席間，把這項事實當場證實而殺了潘金蓮，又往殺了好夫，將二人首級

祭武大。武松因而吃上官司，被配往孟州牢城；途中又引出許多枝節，被逼上梁山。整個劇情展向的轉變，在於武大的托夢；武松若不是爲兄報仇，就不會因殺人而配遠，也無逼上梁山之事。由此看，武大的一句「兄弟，我死得好苦！」是導致劇情轉折的最大關鍵，因著武松的報仇，劇情直轉急下。鬼魂轉變情節的力量和神力一樣，均藉不能揆以常理的非現實情境。

g、飛丸記「憐儒脫離」與「誓盟牛女」

飛丸記演易弘器和嚴玉英二人由世仇之家轉而至結爲夫婦的一段故事。易弘器的先人和嚴家有隙，因嚴世蕃官勢大，所以易弘器於鄉薦赴京科考時，仍不得不要參見嚴府。嚴世蕃恐易弘器高中的話，會不利自己，所以勉強他留在嚴府，打算找機會除掉弘器。一日，弘器爲福童帶領，遊府內聚春園，巧遇世蕃之女嚴玉英，興題一詩，此詩遺落而被拾往玉英處。玉英不知何人所作，嘲和了一首。土地神以二人乃「秦晉宿緣，吳越世隙，婚姻怎能自合」便暗中使玉英搓成紙丸的詩，飛落至弘器處。弘器以爲奇事，又裁詩一首，作丸擲去，希

望「亦到那人手裡」，紙丸又經土地神暗中傳送至玉英處，這亦是「飛丸」得名之故。此時，二人互不知作詩的爲何許人。又嚴世蕃找機會要加害易弘器，一日，他邀趙文華、鄢茂卿並易弘器共飲，準備灌醉他。席中，世蕃一時漏洩了要剷除仇嚴的計劃，恐弘器外洩此事，此更促成世蕃暗殺弘器的決心。於是，遣因弘器遊園事被玉英責打四十板而懷怨的園公，於弘器酒醉的夜裡，悄悄地殺掉他。這是十二齣「憐儒脫離」之前的劇情概況。

易弘器遭到了生命的危機，他如何解脫呢？此時，作者於十二齣安排了玉英的夢來改變主角弘器的災難。夢是由玉英口述交待出來：昨夢神言，易生有難，命吾救之。如若不救，災禍立至。想起來，他在我家看書，有什麼難，於我何干，我去救他？！但夢魂屢夜，囑托再三，使我念慮暗移，心思默換，事有可疑。

玉英本不可能得知易生之難，作者藉超人的神力，使不可能的事變爲可能。但，玉英在本戲中所呈現的姿態是個知書達禮，有節有度的閨閣千金，豈會因著夢中之言而冒然往救一介書生？！畢竟「夢」仍是個